

山西通志

卷二十九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四六八	三九六九	漢書類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三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類
二架	六九二冊	
(三一四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13)	
函號	291	9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山西通志卷之二十九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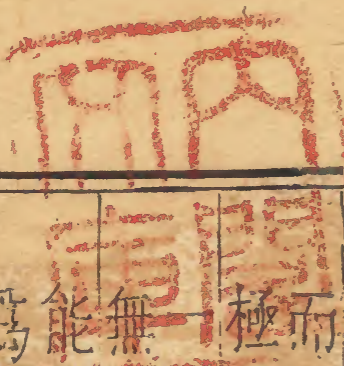
藝文中

序

宋歐陽修撰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

而常患于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光于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而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危慮而極于精思與其所感激發憤而無所施于世者皆寓于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于事業而姚宋不見于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于兩得况其下者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而遺風餘烈至今稱于士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于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于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于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于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于其志故如其



山西通志 卷之二十九

爲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
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于人間公期能
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
四卷公期可謂能成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

元趙孟頫撰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予讀漢史至

循吏之所爲政事教化之所感召能使蝗不入境
虎渡河去民至稱之爲父母嗟乎何以得此于民
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未立繇漢以來士
大夫之賢者苟不得一郡一邑而爲守令事業不
見于世德澤不及于民何由列于史使循良之名
愈久而長存也予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子弱冠而
仕于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
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于經史
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于流俗朝廷循序而
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于朝出其所
學上爲朝廷羽翼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于明時
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材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
聖天子德澤下及于百姓將古循吏復見于今日
矣河中古蒲坂舜之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

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
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于其行羣公
賦詩贈之而孟頫爲之
序侯名衍師孟其字云

國朝閔煦正祀考序

正祀考者何考諸晉乘名宦

何宦斯土有功利駿名者也鄉賢者何生斯土有
休懿可範者也夫宦有賢名賢稱鄉好亦既取而
祀之矣何爲而考正之也夫正者正其人之不正
也不正者正以其未考也惟考之慎斯正之嚴正
之嚴斯祀之當祀之當斯淑慝辨淑慝辨斯鑒戒
昭而人思勸此聖王鼓舞萬世之機也刻之者何
懼其久而消且湮不正者或得以濫與也斯舉也
逃遯太古而逮我明貴自公孤賤極遺逸太上
以德其次以言苟裨名教咸庸可定否則報享無
徵風世無紀奚祠爲矧澤以世存名由實著禮自
情通者又紛紛於其問嗚呼正其不可已也夫僊
居景山李公來按茲土首謁文廟遍觀二祠
穆然興感議下文所司校讐裁定煦不穀爰宣論
郡邑長咸具祀帖以告於是搜冥摘隱覈真拔特

抑浮黜僞思為典禮助茲用告稱職當序諸首簡
 竊仰而嘆曰倚歟休哉祀典之制也聖王所以曲
 盡人心感動人情者也是故曰法施於民曰以死
 勤事曰以勞定國曰能禦大菑曰能捍大患五者
 作則固至嚴且重矣非此不在祀典夫祀之言事
 匪誕匪賣事之道也誕則弗任賣則弗歆况夫孔
 子之祀也東漢永初始有闕里之舉厥後釋奠用
 八佾軒懸之樂儀文漸盛則知二祀祠典闕而未
 講久矣洪惟熙朝撫運凝圖創新洗滌正號定
 儀典禮大備尤於庶位簡釐從祀諸賢經法奕休
 百世莫易宗廟之美當時且謂得門而入者或寡
 則今之祠而祀也可無俟於正不考而識也哉故
 治國如示諸掌必在明郊社禘嘗之義而忠臣嘉
 實得盡其心者亦自飲食將幣帛之餘也在昔法
 施如馨堯勤事如舜定國如禹禦捍如湯文武已
 等而上之後有作者雖必不可企而齊令德膚功
 昭昭堵記於禮皆在考正之選矣論世推澤辨名
 臆附自私非不穀所敢知也然則三皇汨於醫師
 軒轅謬於筭祖太公辱於武弁又後世之所異而

憾者禮樂以侯君子其孰任之况夫人蠟之列雖
 備虎有功於人猶不怠報至尊既祭之末且及於
 煇胞翟闡之徒苟祀典所與者烏敢以警議之耶
 是故祀名宜以重功耶弗沒其德祀鄉賢以貴德
 也弗隱其功詳於古公論弗可違也略於今盛
 典未敢僭也一得自限尚有探酌未精而疎畧之
 者幸賴高明增損之耳噫嘻茲考也風化闕焉由
 今視後有能興起焉者知風所自庶無負惓惓崇
 祀之美是景山公嘉惠意也不穀將冀觀厥成焉耳又何贅

李茂春李晉王傳序

余幼讀史至唐李晉王事唐

有秉大義全大忠如王者千載而下令人有遐思
 焉時曾輯其事為之傳而未之梓也曩余乘戎鴈
 門與民大夫袁公拜王祠下貌像炯炯如生益令
 人凜然有忠義之感顧向未有祀典乃檄代守田
 君歲春秋祀之時又曾欲梓其傳而未之果也歲
 丙午冬直指康公按代觀風吊古封王墓三丈許
 致奠墓頭瞻注徘徊慨然嘆曰正氣宿飽不為利
 移大義獨朗不為名疚王之謂哉余因言及其傳

公毅然欲勒石豎祠下顧傳詞頗長不便即石乃
梓之木梓埃余拜首揚言曰啓嗣而有扈拒兵武
興而伯夷叩馬夫豈不知天命哉語道者不以天
語義者不以命爾當唐室飈迅蓬斷無可爲之秋
而王惟皇皇瞿瞿致望夫義勝而功濟且當王之
天與人歸有可圖之勢而盟心誓口必不作九錫
禪文惟欲安唐社稷于萬一嗟嗟王乎倘遇睢陽
之變則當罵而被執遭平原之禍則當刑而如生
逢文信國之時則匡門固其死所也逮夾寨一勝
時迫勢窮亞子雖不欲踐天子祚不可得矣夫王
不負唐而天豈肯負王試觀國號大唐益知亞子
終未嘗負王也故王之可自諒者心也可自制者
義也其不能諒制者天也迄于今綱常元氣獨磅
礴于上天下地之間浩蕩于往古來今之際而不
泯滅者王之心其孰不諒之余因慨宋元之際道
亡義淪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怪奉
君后以臣妾與禽獸徒以免死爲幸嗟嗟王何
如哉傳梓矣紳胄之士生中華事君王展是傳而
讀之不奮然自立于忠義之場者非夫也

郭子章聖門人物志序

南樂魏中丞公奉天子

曰謁先師廟潘臬諸大夫侍焉禮竟公顧瞻廟廡
語諸大夫曰朝議如聚訟象持不相下士習日澆
若何以教之語子章曰多識往行德乃大畜誦詩
讀書尚友千古彼躋躋翔翔殿廡者不知其人可
乎君志之爲諸生赤幟子章曰大史公豈有仲尼
弟子列傳公曰亡多語曾遺一貫宰誤作亂孟與
荀鄒同傳未可訓也子章曰薛武進公近有四書
人物考公曰弟子不載語孟者亡可考也子章退
而稽之春秋史記叅之闕里譜牒上自宣尼及門
諸賢下臬漢唐宋元明從祀諸儒次及我朝
幸學釋奠諸儀共十二卷書成上之掌故公卒業
之名曰聖門人物志屬太原守趙君付之剞劂竊
惟晉之爲國延袤數千里民蕃政夥黃河一衣帶
水與鹵只歲繕河上塞岢嵐鳳門投金繪博鹵馬
旦夜且叵測晉代潘三藩宗猗郡縣竭民脂髓供
之日不暇給邊氓剽悍慎枝芥三尺走死地如鶩
潞城機杼鬪巧織作純麗衣天下澤蒲之間輻奏
雜厝浮食者多民去本飢末放效侈靡羞不相及

公不急其急者而急所不必急奚也嗚呼夫人之
不必急也者乃公所急也止街勒齊轡秉先德法
而後刑罰使民孝弟忠信乃在制挺撻秦楚之前
孔門諸賢儒嘉言懿行具載是書辟之邱林之枝
夸條直暢湯谷之水灌滌泱莽鳥之宿舟子之游
隨所擇耳諸生有如冉有之矛澹臺之劍公良子
之車也多士桓桓何憂于獫狁師友千乘分庭抗
禮於諸侯王也何慮於強宗明至刑至政思仁恕
樹德也何有於悍伎蠶績而蟹有匡范冠而彈有
綏且先王遺教其民猶存也何難于風移俗易希
賢而賢希聖而聖其精者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
為天下國家公之拳拳諸生也蓋先務哉趙簡子
殺竇舜孔子將之晉至河而返作陔摯魏文侯誦
子夏克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式也賢人是禮國
人稱仁而秦不敢伐魏趙賤二士以却聖魏禮二
士以鳩宗其得失千里矣公居晉之鄙稽晉之故
甫下車而志是編豈曰恣討論窮博靡之為兢兢
將迴仲尼之轍受卜生之詩所延望諸生良厚鼓
宮宮應鼓角角動諸生將何如酬公無
徒令王薛司馬三子者鼎足橫序也

楊博送曾銑巡撫山西序

山西舊晉魏地太行翠

鎮馬迤北雖隄虜止在偏保河曲之間寧武鴈門
以有雲中外屏烽燧罕至太原之人至有垂白未
見虜騎者其他可知矣歲癸巳雲中逆卒構變以
賄結虜虜始有輕我之心已亥八月遂入興嵐辛
丑七月入交城壬寅六月入澤潞入靈石大羊之
跡幾于踐太行薄中州矣晉之氓歲歲輸力給邊
邊人不惟不為之所反嫁禍焉可嘆哉可嘆哉迺
甲辰正月山西撫臺澶淵李公以病歸 大子若
門冀方毒荼朕心靡寧昨歲雖晏然武不可弛撫
臣朕之所倚其慎擇其人以往於是朝議共舉我
山東撫臺維揚曾公 天子見其名曰是嘗平遼
亂者朕知其人遂報曰可山東諸大夫聞之齋咨
不寧諸父老聞涕洟相告真有東人無歸我公無
悲我心之意提學副使蒲坂楊博時方至歷下迺
謂諸大夫曰公等何以大夫曰自公蒞止持大體
敷大信且首以虚心延納為務故吾儕得以畢力
罄愚不忝厥服公今將如之何博曰頻年虜入山
西山東大震公等理戎馬之務日不暇給公今至

山西通志卷之五十一
五
山西虜氣必奪公等從此得以燕息受公之賜多矣豈直公等將天下受其賜焉又謂諸父老曰若等何以父老曰我公蒞止崇墉掄材練卒蓄餉靡思不到比年以來虜雖憑陵山西我等小人恃有公得以無恐公今行其將疇依博曰今天下之事莫重于邊防邊方之患莫重于山西山西則山東安山東安則天下安公雖去山東若等猶在公併蒙若等固不知也于是大夫父老咸欣然相慶曰休矣哉聖天子知人之哲也大矣哉我公之克壯其猷也博廼言曰今夫吏於其土者怠若事殘若民惟恐其去之不速公令長樂則閭閻安業按遼左則大難削平撫山東則列郡寧謐是故閩人戴之而不忘遼人思之而不得東人留之而不釋晉人望之如大旱之於時雨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公行大巡莆田鄭公首歌出車之詩潘臬諸君從而和之公聞之曰諸公之言過矣過矣雖然予敢不對揚天子之休命

王家屏條麓堂集序

太師張文毅公之薨也不佞屏旣已敘次其平生爲請于

當世鉅公銘其幽表諸隧道可垂不朽矣踰年而公之子考功諸君哀公遺藁若干卷將梓以傳復屬屏爲序屏非知文者顧旣知公之爲人敢曰不知其言公嘗語屏文有定體無專材譬之宮室體則其堂寢門廡也材則其爲棟楹榱椳者也體欲備欲充未有不贍于材而眩于體者要在豐儲廣蓄纖巨畢收心畫手裁措注有適斯亦足以操繩墨而列匠氏之林矣奚必尺募寸擬乃稱作者哉屏拜受教退而考覽古人之制作體代變也材亦稍殊焉然藝以載道道以經世軌轍固未始不相通也自近世才藻士厭蕪慕雕爭以修古文詞相矜軋時則不競于詣而競于擬文摹西京以上詩摹大曆以前章剽句蒐偶獲片言之雋朝披冊而夕擿篇所展轉嬉弄于毫端者直有數之綺語耳材乏其充而猥求其備無怪乎依倣愈力技愈單也公夙稟異資敏悟疆記自爲童子時父喟川翁游賈于外數購求四方遺書輦而遺公公腹笥已不啻惠施五車矣比成進士入翰林益得縱觀秘府所儲金版玉箱之籍則涵茹日富探討日新氣格才情日以益鬯是以發爲文詞自文扉之草石

室之編旃厦之講論樞庭之奏對以至副墨所掌
洛誦所傳宜雅而雅宜理而理宜實而實宜麗而
麗猶之引斧斤于鄧林而尋度量于豫章之藪
而八牖玲龍九閣軒豁觀者莫不神竦目炫至欲
窮其匠心所繇則般倕不能名其法輪扁不能殫
其巧矣總之心與道會道與藝融材靡所不充體
宜靡所不備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謂公之
文似其所有非耶世所稱儼古文詞家三論不能
盡其藝而似也即似矣高不過垆遷固維向諸人
次謹可當曹劉沈宋而止孰與公荷橐侍人主
左右賁帝制而敷皇極之言其大猷足以經緯
兩儀彌綸三極而緒業猶足以焜耀一代之章程
此之為儼將媿渾噩于典謨叶鏗錡于雅頌豈西
京大曆以土作者可闕其樊而游其闔闔也哉後
有知言者出挈公斯編與其銘而諸幽表諸隧道者
合而觀之當得公之為人于伊傳周召之間而不
佞之所以知公者十固未能概其一二也第以復
于考功諸君慰其不匱之思云爾

李維楨楊襄毅公年譜序

嘉靖慶曆之朝蒲坂有
三名臣曰太師冢宰楊

襄毅公太保司馬王襄毅公太師學士張文毅公
楊公復秉銓時王公方領宣大節公卒數年而王
公典本兵則張公入政府三公里閤密戚相繼位
去孤之尊係天下之重其事最盛奇然王公未秉
銓而文毅為首揆僅一年勳業似猶有所未竟又
於公或鴈行或後進皆所謂有待而興者獨公舉
進士令閩西巖邑因以熟西北邊情形已召為司
馬尚書郎募兵西夏已從翟文懿公行邊東鑿陽
而西張掖所經萬里山川險夷土俗異同亭障堅
瑕士馬登耗將吏勇怯與諸夷部落張弱遠近及
所牧聚入犯徑竇咸得其詳實而豫籌之出而斧
鉞入而樞密一督宣大再督劄遼邊吏奔命書至
照之目中而畫之掌上壁壘如山號令如風調發
如雨卷舒如雲斬獲如取如獲狼子野心戢而不
敢肆鞭笞之威乳哺之恩隨所施而奏效遺勁遺
烈後人賴之是以單于解辮委質而稱臣妾其他
萑符之盜潢池之兵西南之犬羊海島之鯨鯢雖
有蠢動旋就撲滅則近代為司馬者無出公右矣

當鼎革間再計內吏一計外吏龍路官邪汲除殆盡已盡錄用諸敢陳之臣恬退之士老成者宿弓旌交錯忠魂枯骨表卹備至薦紳學士翕然顧化秉禮奉法迄于今八座九列百司庶尹方嶽郡邑蜚英聲而騰茂實大都門人故吏公車所薦拔啓事所甄敘風聲所鼓舞感激也則近代爲冢宰者無出右矣公一蹴而致青雲歟歷中外垂五十年批却導窾芒刃不折見以爲易而察其時勢殊難虞太阿倒持槐棘台鼎重臣在大譴大可之域者相踵公受委寄如左右手密扎谷問非時請事捷於桴鼓羽書上聞潛使人覘公鼻息爲安危外專任而內猜嫌毫髮不相當必無幸矣其時相臣阿邑取容連體固寵債帥錢神離跋攘臂而公不善也此一時也君與相兩難也隆慶初相臣尚清議開言路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者輩出甚者儒衣墨行逃諸無何有之鄉人人得上書白事蠲蠲禹沸熒惑聽聞而公不善也萬曆初相臣務穀米鹽煩碎察見淵魚其流慘礫少恩而公不善也此一時也君端拱而聽諸相難在相也公一人之身

歷三朝之變而得申其志究其長權震人主而上不疑功蓋天下而人無忌者何也竊觀公朴忠以事主平恕以待士廉慈以馭衆惇大而行之以詳審銳敏而守之以慎重位冠百僚而無安昌社鄩之產清商半部之樂小人狎侮欺給攬捩揆寔繁有徒而恬然不介於懷操生死榮辱之柄願指氣使炙手可熱而聲色不大嚴疑若不可犯而仁心爲質坦然無呵咤與人言和易若可狎而不能以非義干中涓貴勢之造請望之自遠士大夫賢者感知遇而思奮不肖者莫窺其際回心而向道將卒悍者黠者懾而爲吾用弱者就而樂爲死故在鎮則李臨淮之蒞朔方郭汾陽之治河中在朝則周條侯定燕代而爲太尉裴晉公平淮蔡而領中書韓魏公威西夏而佐元樞獲上信下以永終譽豈偶也哉楨又嘗考之古今蚤達者不必穹貴身名俱泰者不必逮其親不必有子孫公年十七舉於鄉二十成進士未四十而御史中丞甫五十而官保其爲御史大夫也尊人舜原公無恙三掌邦政再掌邦治子以文武魁天下六卿一品父子生得者國朝才兩家而公居一焉任子爲金吾至

佩玉若郡守起家鄉會進士若太史省郎之屬項
背相望海內所不數見或言蒲坂故帝都二華中
條諸名山還峙拱向黃河西來繞之如帶風氣所
鍾地靈人傑而揚氏以積德疑承至公大發其祥
殆天授非人力也攜李項使君纂公年譜成而少
子水部屬楨為序惟公盛德大業金石竹帛所不
勝書詎以不腆之辭重第述
所得於見聞者其槩如此云

周永春復古指南序

永春縣事會城之明年有大
計之役旋會諸上官區畫諸

事宜悉如農之有畔謹遵之可幸無辜而歲事稍
豐民重犯法而輸賦易於是覺搶攘之日較少于
前間進諸俊士而月試之詢以風俗之媿慝治理
之緩急諸俊士謝不敏而委諸縉紳大夫于是就
鄉之縉紳大夫而願有請也曰予自惟謏謏者而
猶闖室也竊聞沃土之民淫淫則忘吝瘠土之民
勞勞則思善今民不知勞而淫心舍力奢溢僭差
俗敝矣若之何復之諸大夫其有以振我乎諸大
夫唯唯曰惡儉即奢耗散之風也去奢從儉長厚
之經也微君侯之有問也而願以請况問及之矣

省會男子不務蓄積數金之家盡炫耀于服飾之
間叩其家無有也婦人盡白髻而妖服不蠶不織
而習于些窳遇賽會則男婦并肩而駢集而城東
聖母一廟每朔望則婦女走之如鶩昏而競裝宴
會而崇侈物力耗矣又其姪者居喪有僕僕之苦
無戚戚之容竭其筋力以供益之費而家乃蕩然
矣始猶天潢之裔席寵闢靡而今遂濫觴也言之
大息挽之無由亦且柰之何哉永春復古讀曰所言
數事請自今與之更始所不從吾命者抵之法其
有瘳乎顧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束之法
而民不適滋玩耳禮禁于將然之前法禁于已然
之後諸大夫得無意乎諸大夫輟然而笑曰有是
乎君侯之可與言更化也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
禮之所喻民不知其所以然則風正俗美在此一
舉矣於是退而取儀禮諸書互相參證自國朝
集禮而外罔不攬摭其他耳目不經見者不載焉
自冠禮以至交際凡十款明白簡易而又繪之以
圖俾便觀覽也諸大夫之心苦矣書成惠永春一
冊且以問名于是遍拜謝之曰諸大夫竟不棄而
發予之覆也夫風會日流俗漸澆訛民搖搖而適

大澤之野愈趨愈迷乃唐臣封德彝魏徵于古今升降之際互相辨論而上卒從徵言徵之言亦既效矣今之未始不可復古也則此書爲之指南也于是僭名曰復古指南諸大夫曰復古公府之所爲事若指南則吾豈敢第吾儕爲士民表勿先蹈于奢爾矣

漢司馬遷伯夷傳

大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與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逸可異焉其詩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

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謂可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德潔行如此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薦頌曰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貴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憤發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

道是耶非耶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唐杜牧燕將傳

談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

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

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也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忠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軍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辟于魏是上之謀及不如下其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于是任智畫策伏猛將練精兵甲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趙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益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伐趙會劉濟令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必大懼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

伐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可不直言濟以趙叛命思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于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使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之蔽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使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路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渡易水此正使路人將燕買恩于趙敗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造之口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軍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年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

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霸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錡鼎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統塹五十里萬戰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刀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駁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嘗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

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今特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壯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國朝鄭曉周經傳

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

貢士初任主事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公寬大詳雅脩髯長身善論議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懿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官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

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准給事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執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不與言并停織造大江者請諸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造賞資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脩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有數頃詭賜額并得傍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如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

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康陵卽位起南京部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刺裁不滯屹然有古臣風

周經韓義夫傳

義夫韓氏鐸名代之繁峙人其先宋元迄今不乏祖某性至孝材可以仕而以弗忍違親養隱居終身義夫能世其德目不多讀書然負氣尚義人有過而責之雖頸發顏不恤言論不斐皆不外道理訟不平者來質一二語辨之莫不悅服去事有合義而人以爲有禍患者則毅然身任之無難色故爲其伯父陝西憲副公所奇愛憲副公致仕家居義夫事之如其父憲副公亦不一日舍義夫家事非與義夫計者不行繁峙僻在五臺山陰地險阻而人多質實憲副公家聖水臨滹沱旣遠邑城復絕隣並苟有寇盜之虞烏能守陞

而憲副公家居數年不聞馬豈其人之盡厚亦憲副公之廉譽素聞於人人也歲值旱荒後加有司催科之橫頗有以艱匱爲盜者戊子冬季劫憲副公家推門垣秉火執刃鼓譟而入家人驚悸奔竄獨憲副公在室義夫居與憲副公頗隔越聞憲副公被執卽驚奮起詈家人曰人無孝義禽獸不如鄉人有急尚相援救况在至親豈可委棄倘或遭禍何面獨生遂踰數垣赴救行且呼盜曰衆君可憐財產任爲爾有第毋傷我伯父至憲副公室方見羣盜環刃逼公義夫遂怒狠執大挺逕前殺數人盜舍憲副公與之敵搯擊幾死盜去人吊馬曰賊勢兇甚汝不畏作菹醢耶曰吾知有吾伯父爾伯父在吾雖死何恨憲副公竟無恙爲之上章於朝請如著令以義夫旌之爲世勸自是鄉人咸稱之爲義夫而不名云

張頤二烈女傳

烈婦趙氏名慧寶字文姬山西太原府庠生蘭景昌奉事上下不愆於禮度內外宗族皆稱其賢未幾景昌疾烈婦侍左右飲食自奉湯

藥親嘗朝夕告天祈以身代俄而景昌卒烈婦乃
盡歛其粧奩於其姑曰夫卒妾獨守空房恐啓穿
窬心復給其母迴家曰可爲夫辦祭也母諾烈婦
伺間遂自縊於棺側時年十八殯日雙棺並衢而
行見者哀之成化七年有司以其事上詔旌表
其門曰貞烈復其家鄭氏名淑英太原左衛前所
人父鑑頗讀書烈婦爲女時每聞其父談節義事
輒曰是不難適太原前衛百戶陳義成化癸巳義
卒於邊烈婦遣人迎其喪歸啓棺浴而歛之撫屍
絕而復蘇者數四勺水不入口者七日曰吾前已
約吾夫矣死則同歸不可背也且吾無子財物留
何用乃盡散諸族人復爲長藩施諸佛前曰願結
再生緣也其母及其親族百端勸諭不聽遂自縊
於房中若年若干晉王殿下聞而憐之祿以綵段
太史氏曰人之所欲不甚於生苟見理一毫未盡
雖丈夫猶不肯舍生取義况婦人女子以柔弱之
質生於閨門者哉其從容就死捐軀殉義畧無纖
芥顧惜之心非志氣素定禮節素明烏能若此想
其投繯之時天地爲之慘日月爲之暗鬼神爲之
泣而烈婦必死之志直凌霄漢薄太清煥然與龍

泉太阿之氣共爭光於斗牛間嗚呼烈矣願爲此
傳遺鄉人俾烈婦凜凜然生氣恒在人耳目間使
爲人婦者知有所勸則烈婦雖死而有不死者
存嗚呼婦人所立如此則號爲丈夫當何如哉

李維楨傳霖傳

父承翁主徙居陽曲十三爲諸生

二十舉於鄉又七年舉於南宮歸而益漁獵六藝
百家又三年奏廷對名在二甲當爲郎以宗正條
格除知壽州壽州土贍腴而濱淮河與淮爭道溢
臯陸歲累旱蝗食稼民羸幾卒至則集諸名宦三
老高年問所宜釐改制量皆曰病在技官于是罷
壽春驛正陽鎮巡檢所省其張推會金數千游徼
迺卒不得爲姦利賓旅安于次商賈歌于途焉右
族丁口多所影賴單產孱民轉徙四方田部鄉吏
數負其課括糠及米矣爲綜覈質問許自占數民
憚公嚴明悉吐實哀多益寡相地衰政而徭賦平
吳會中島寇軍興不給征旁郡金粟助之後以爲
常有司苦不支未敢班班顯言公力請盡豁之已
議里甲均馬田繕城郭修堤梁通溝恤廣儲蓄飾
廟學創序室勤考校獎節義禁殘暴貫日而治詳

一日而曲列之善政善教燦然備舉小大之獄必
以情瞻傷察創時有所寬以明恩貸鄰國棄其親
家來奔者比肩並起臺使行縣慮囚必公與俱壽
春之人親之歡若父母好之芳若芝蘭貌公象而
尸祝之三年舉最當遷京朝復以宗正條稍遷大
名郡丞練制度順簡書吏畏僚慕再僉河南僉事
兵備唯陳介兩京齊右其俗推剽掘塚豪傑大猾
爲逋逃藪欲因際會缺望非冀武弁恟晏安牢廩
逋懸馬如羊矛如錐鏃盾如榆葉直兒戲耳爲實
倉廩便備用募材伎之士布之四郊而簡其尤數
百人爲義從置麾下無羅姓者頗以軍法部署其
黨與將蟻動首禍自度無能爲以情相歸公義而
釋之使復其所盜賊羣革應時奔解而新鄭里居
以先帝舊學遙執國柄又公進士時知貢舉比
于門生顧獨無問遺恚曰豈固我哉旣再相攝銓
事嗾言者抉毆摘釁掩其弘美坐計典鐫一階公
拂衣行吾安能嫗偶名勢以已之焦焦受人之械
械乎上卽位有詔口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
正之士衆人之痊也日者執政以愛憎爲黜陟不
厭士心所司其廉察以名聞擢拭官使之公是以

有華州除念二人老不欲行父刺促之不休已受
事而父病請急還視藥餌三月臥不帖席食不溢
米短後衣爲盡穿父卒哭不俟禮無容言無文衣
衾棺槨塚樹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卜筮齋几筵饋
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已事
如哭如或去之服除不與外事交仲若叔強之伯
氏將無以不遑將毋耶吾二人者何爲是謂我子
不子弟不弟也公乃謁選人除平度州凡七月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爲之城城移時而畢民忘其勞
尋遷湖廣僉事部荆西中貴人卸命營顯陵以爲
奇貨盜帑貲強半公持之費省而事集漢水厥淤
地肥美皆民田也中貴人將履畝籍之官公駁議
數四而止郢人于今頌之三年遷秦叅藩部隴右
旋遭母喪徒跣而奔所過擗踊號失聲行道之人
垂涕歸居廬襄大事一如喪父服除故官山東
備兵遼海遼海虜北境虜小創而憤禍罕未解公
以嚴威制號定令以必信慶賞刑罰以周固處舍
收藏以安重疾速舉徙進退以參伍潛深窺敵觀
變將吏寬假轡策無令拘閔汰其墨黷其冗濫
除刀布富困窳壁壘旌旗改色得敢死士五百人

虜降者收之賜予有加等願為公盡力刺侯虜動
 息曲折我先為備以故三出塞斬虜首數百計虜
 震疊避地二百里而遠兩歲無亡矢遺鏃之費夜
 戶不閉中丞御史士其功太司馬吐之將授中丞
 節而先是公承攝他道事與除利弊同官以為振
 暴其短共構之計典鑄二階中丞御史爭之強詔
 以故官聽用再起寧前治一如遼海而加岢裨將
 某縮胸而又挑虜釁聲其罪斥之柄臣為解弗得
 備禦某以五百金餽下吏竟案督府中丞御史及
 大閱夕即疏薦于朝而憾者懼公一旦乘權引繩
 排根不已公遂落職矣叔氏以御史予告從田間
 上書言臣伯兄歷事三朝童牙華巔操行不易不
 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辭
 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奔奏疏附廢事不
 為何等不可即兩度度遼鄉方畧積畜修闕而能
 顛倒其敵戰如守行如戰虓闕足以箠笞之聲名
 足以暴炙之功緒較然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
 謂準之前事當有景風之祚而二三伎害好陷人
 罪膏唇拭舌送曳點灼直欲入三泉之下鎮以大
 石臣伯兄釋重負偃仰從容以送餘齒歌詠 聖

明寧有纖介于懷第變化非是故相反易使辨治
 之朝抱功修職之吏失意解體臣雖屏居田間激
 濁揚清故其典司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矧於
 同氣可引嫌自遠惟 陛下裁察書奏當事者恐
 籍後來口實公罷不敘而仲亦薄罰天下兩高之
 以仲不愛其官慷慨發憤為伯氏辨數公必有內
 美修能切至當人心者而後仲感槩若是公已謝
 闔門養威重非公事不謁有司歲時肅衣冠顛天
 祝聖國有大征伐典禮憂喜見乎色或形之談詠
 月朔不宿于內厥旦率諸子祀家廟而焚香默以
 所為告天先世生思辰四時之祭夙夜有恪而詔
 子孫祖父起家之不易也泣下沾襟兩弟沒撫其
 孤食而教之今登賢能書若明經茂才接武矣御
 諸子婦高儼若朝典三黨之戚困尼具為區處
 有義田以濟饑忻宗人二百里休戚不時聞置田
 四頃供展墓若婚冠喪祭之費主以宗老而為賢
 良守業偷惰三等差次給之歲大饑發粟舖糜活
 者數萬人疫而死者歛瘞之數千人郡地形左痺
 不勝右縉紳學士建永明寺宣文塔于東山以輔
 所不足推公首事忻學地畝更新所捐助皆數百

金家政米塩繁碎精力能施行之而衣無兼朱食時不力珍居恒言勤生之本也儉德之共也自天子以逮庶人廢一不可爲園城東隅命之曰從好曰肅歌其中身長大佼好美鬚髯望之知爲福德人喜誦養生家言得其指年踰七十矣髮鬢面光澤五官神明不衰却杖捷步蓋寢疾七日而沒舊史氏曰傅公嘗慕晉隨會賢以名其堂夫立公子雍非計不見先蔑非情殺之敗以國情予敵壽除執帑懼爲戮先趙盾諫而不繼邲之戰不力抗先軫虞卻克之逞志也而請老非忠私問殺蒸非知傅公有一於是乎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或姑取節焉耳矣余讀叔子訟公章未嘗不三嘆悵然侘傺蓋遭家不造事頗相類卒宛舌無一言人之賢不肖相越可勝道哉

鄒元標傳

公諱需字應需號兆野山西太原人也舉丁丑進士與予同出山陰

朱公門公丰神凝重不妄言笑同儕翫度者輒厲詞色拒之予私計自夫夫端人必能爲國家肩鉅履鴻相視莫逆于心未幾而予以狂言杖闕廷瀕死辱公願護有加予竄夜卽去公亦拜咸陽令

尋丁母憂補華亭令兩地皆南北劇邑公一切以廉靜鎮之咸陽拯饑與梁士民歌誦而在華亭革櫃頭苦諸巨室賴以生全保護穆如清風所稱神明率近之矣以治行高等召入爲御史一巡倉漕再巡蜀批卻導窾恢恢迎刃其所條次國家便宜狀皆其巨者西蜀有巨帥以重金嘗公公以往後惠文糺之債帥望風解印綬去其溺職者卽尚虛名不少貸竣事還朝聞仲兄病遂請歸仲兄瘡而伯兄藩叅公中計事公義迫于中疏云臣兄治兵塞上且久勞勩積著沉塞迂滯臣方痛心疾首不能蠲嫌薦揚爲國大用今中以考功令臣兄何罪獨臣令華亭與柄臣卻其罪耳罷兄不如罷臣便旨下部議而有引例難公者遂鑄公職一級公議雖不行士論韙之夫藩叅服官至久且貴也以計免不過免官非死生危急之介也銓臣至尊寵也御史雄司也公捐其雄要與尊寵者亢官可罷兄冤不可不白卽藩叅與公服官久近尊卑不計公之襟度豈夷所思哉嗟嗟世衰道喪閱牆舉作無論販夫販婦縉紳家貴盛而愈隙分門割戶至通宵披情憐銜杯酒者骨肉曾不得一沾其餘

粒馬又有明詩書口譚性命若數家珍至薄一切
倫常方且軒軒以為于道有聞所厚者薄視公何
如也公雖落職家居乎然皆伯仲頃篋迭奏怡愉
鵲咏里閭傳以為吉祥盛事海內有習公者旦夕
引領公出而胎育元氣增光廟社而公遽謝世悲
哉夫人凋三光貫金石質神帝千萬年惟此真常
一念耳公此一念即起古先諸名碩大儒挈德比
誼何後先焉聞公為諸生時父西崗公忽中寒病
不能言公夜哭而搏頰醫門投千金西崗公立起
聞母夫人計憂病中時時寐語而見太夫人飲食
之公孝友經結自其天性夫世固未有不孝親而
能敬長者亦未有敬長而不能孝親者詩曰我儀
圖之仲山甫舉之公之謂矣予嘗怪太史氏不別
立孝友傳豈其謂無闕國是不知孝友者三極之
維紐也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知言哉我
國家以孝友為諸臣鵠金匱石室不知有載公前
疏者否予悼公亡恐其湮滅不著敬為之傳俾司
世教者采焉鄒元標曰予束髮嚮道老冉冉至矣
而知孝友為聖學樞筭百行摠萃云書曰是亦為
政言孝友即政也予昔期傳先生勲名為國家奠

磐石爛然旂常乃其豎立家庭間宏遠如是雖
齋志沒百世下鄙薄亦當與起奚論勲名哉

王文邁萬自約傳

當萬曆十四年而先生給事刑

野固已踵起目攝先生而聲直走赫赫寰中外已
歲丁亥請歸太原且二年而復改給事戶科也其
道愈勁其所中擊愈以當隱情無逃於是復劾罷
兩都御史一尚書及翰林學士黃某者是時上
方精覈吏治不啻縣軒鏡夏禹於妍媸而電威阿
鋒迭運於傲和體牧間故嚴罷尚書等以懲密僚
嚴罷一學士以勵士氣上意若曰吾罷諸臣藉以
荅忠貞而吐蹇諤及安宗社而已先生意亦若
曰吾以是秉禮芸世道庶幾驅鷹鷂而集鳳鳴無
他腸耳已而例遷陝漢中僉事去蓋當衡者寔高
先生安然而亦重忌先生名意不能無左於國計也
有官守者宜以官守臣吾曩始者任一唐令邑疲
而民貧奸醜變態孔出毛毳吾力能屏除而平蕩
之今雖奪吾密地猶執鉞而臨也柰何不可以為
政耶吾安敢效漢臣進退不爭受命顧促促構構

力請出入禁闈必不得過始偃然就故而臥收耶
 於是叱馭任事而一切嚴罷淫蕩不軌及巧狎執
 事即無益以害有益者戒有司所供金銀物玩悉
 非故府典程徒重為法紀懲陽子諸如修鐵引灌
 聽其言洋洋盈矣而實皆騷擾之窟甚眾及濫訟
 長刁巨蠹潛奸俱不當情法為郡邑稱苦種種立
 掃而衽席歸之其獨傲視治唐尤備云先生居二
 年餘聞上亦常感而陰念之曰曩劾吾左右及
 學士某者其人安在會時稍少後恩仇漸曠遂轉
 先生尚寶少卿已又遷光祿卿副先生益憤激思
 所以塞圖報國命者不一則力匡主事者裁後
 惜費期樽節以完民腴膏自實享外其不已而舉
 者量悉半減之光祿市會而都邑富者率多以貧
 緣藉免而貧民無力者則終身役役至有操四壁
 立以應事者又諸商解納并主歇者相關為奇貨
 亦或巧設乾沒獨肥甚則公私交累踵如也先生
 復為之極力籌心各項貢取務擇廉吏從平持收
 而分派尤兢兢不任自是諸商出入光祿亦自帖
 然相安毋虞匱覆酷及已也政譽驟起一時庭臣
 率亦有心折先生以為往事激言果皆身律也而

忌者亦用差肩矣歲丙申海夷不靖屢犯我屬國
 而司馬懼且出多端巨測遂絕遠慮意許封貢幾
 可無勞於兵先生力爭其必敗遂上十事議出
 而司馬亦竟讀之心腹其灼灼無爽然事已嘆成
 不可悔矣無何遷南省太僕卿副復北調如其官
 自世平成以來文學士大夫不復問戎馬又矣即
 當其官如傳寄焉其良敗常操于醫獸之口而符
 印淺深聽之胥吏而貴人幕客又且持其進退而
 邀金錢以示謀肥一境者逞逞不可勝數先生曰
 彼主馬者綱何疎柏馬者綱何密耶於是身以程
 法法以程人蠱窳傲息請謁謝絕而太僕無惆悵
 於空名矣屬州縣民為馬養者務善調劑而兩便
 其間曰毋令馬瘠因以病民亦無令民疲愈為瘠
 馬也州縣吏其有馬政與民政偕者則務物色當
 而立書賢與能上聞然卒不以此受一私饋士
 更相與重其無染已復拜太常拜京兆而京兆庶
 宇已燼於火而時又大內方急索珠寶等項日甚
 課切責吏民左右惶懼無以當意每託名節儉而
 中寔損耗無已其內入也若墊外入也苦胥甚且
 有入貢者什而無出償者伍流而凡一薪一穀之

山西通志 卷之二十九
求即家饒萬金不數歲月無不令人輕水火甘丘壑其有傲脫亡命則東西南北不可為向而父子夫婦甘萍解骨折矣祖宗徙實根本謂何今復旦且蠶食無息而坐令茲天子咫尺沐浴地舉目蕭然悲眈就死地恐非祚福天下之舉忠儘持愛效邦寧之大計也先生曰今日者其寧舒於民乎無論為室辦材出公費為國計估出公平計必令一物一市一市一當其在官緩急猶在民緩急而公私毫不執偏重都人士計得免於毒始則交歡口誦以為得京兆若此永譽而流祚反是者古之君子務悲焉而矯之意相與如先生而後可乎意相與如先生而後可乎夫使果可矯而悉如先生先生亦可安焉於玄隲中矣

問

唐柳宗元撰晉問

吳子問于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椅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

澮以經其孺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馬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聲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戲闕喋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鳶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魚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瀆濁糜沸龜鼉詭怪于汨汨騰倒駭越委汨涯涘呀呷欽納推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雷轟怒風撼鶴于嘎崩石之所轉躍大水之所擢拔澎湃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撞檣之所御鱗川林壑隳雲道雨霹日而下者榛榛法法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豁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鏃出太白徵蓐收



居招搖伏蚩尤蕭蕭徒徙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雷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水谷之積觀者膽掉白日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鏢雲破霄踔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眼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讐群夷技擊節制聞于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以產土寒氣勁崖圻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番焉師師旒旒溶溶紘紘輻輳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驪黥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旄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擎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搞迴食野楮浴川威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况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山抉壑

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攬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蝨集秋啾漢漢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異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旣至寒氣凝成外涸內貞潘夜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求諸巖崖之欹傾礪空之紆縈凌贊吮之秋顛漱泉源之淦潛根絞恠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可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埒填層谿丁丁登登碾碾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瀚瀚洶洶澗澗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闖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嘍捎殺摧碎塊北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鴟鶴鷺鷓鴣號鳴飛翔狙豸虎兕奔彌龍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碑

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感漚
流雷解前若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
摺拉頽踏摔首軒尾瀕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
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九乃
始昂吃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崒穿雲蔽日渙然
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惟良工之指
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
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
患無工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所陳四累之下
無官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
也且虜祁旣成諸侯叛之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
濤波羅壅浸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
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留麗罍織衽其
間巨舟軒昂伫伫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于是
鼓譟杳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鱗戮白鼉逐毒螭叱
馮夷立水涓搜攪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感騰天
彌圍掉擗擁湧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
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擄奇文
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于龍門者猶仰綸
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赫刺刺復就

鬱切莫保龍籍甘棗五味布列雕俎風雲穴勢沮
散遠去若夫鈔鱗鮪鯉鰕鱧魴鱖之瑣屑茂裂者
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
則已填溢壓飮腥膏舄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感
額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
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
欲聞其上者先生曰倚氏之監晉寶之大也人之
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
則見溝塹畦畦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今勻勻
渙今鱗鱗灑灑紛屬不知其根戢然決源灑流交
灌互澍若枝若脉委屈延布脉寫膏浸漑濕滑汨
彌高掩庫漫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隄
防澗瀛沛濺偃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
浩之水而莫之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
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起眸一瞬積
雪百里島晶冪冪奮憤離析鍛圭槌壁眩轉的矚
乍似隕星及地明激相射冰裂電碎龍從增益大
者卵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切者如缶日晶熠煜
螢駭電走亘步盈車防尺數斗于是哀歛合集舉
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嗽乎滌乎狂山太白

卷之三十一

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
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用宋
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正以
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
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
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
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已
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
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
也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魏
解裂魯鄭震恐定于溫奉冊受賜夾輔糾述以
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
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
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
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
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
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
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卑出犒勞贈
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
不恭車將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

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知志當此之
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
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
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
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攘他人
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其化不令而
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先生曰
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
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民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
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
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
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
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
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于子何如吳子離席而
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
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
其道不闕謀則通于遠而周于事和則人之質戒
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于其道也至乎哉然
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
若果有貢于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

山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七

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頌

周輿人誦侯之見侯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田賂得國而狂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唐張說上黨舊宮述聖頌 維開元十有一祀正月

太行留宴上黨整兵耀武入于太原設都建頌以崇王業南轅汾睢祈穀后土天清日朗神歆如答三月庚午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邇觀法象遐詠德澤大虞巡之典脩美漢祠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効而無方於是邠王臣守禮寧王臣憲申王臣範薛王臣業獻書於內開府儀同三司臣璟尚書臣駿臣象先臣頌御史大夫臣濯抗疏於外僉曰陛下受命曆數稽聖典謨道貫三靈仁育萬類掃陰沴而觀日開闢之功也尊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孝也天以陛下為子人奉陛下為君萬殊之福斯應畢臻三代之風頌聲咸作今路人懷代邸詠泗亭採聖崖延立石將表潛龍之館勒

啓聖之圖勒亦至矣陛下推而不報其何以下塞衆望上對神休哉臣聞天之所啓人之所戴必憑睿聖玄懿之德元命真符之紀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溥功玄者應速或階晦以彰或由難而昌蓋生其德之謂天受其時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没乎陛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黃龍上昇隴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鍾韻謠言合讖巨迹引途嘉李傍連祥著自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獄訟先歸政殷六府人重五教陶無窳器魚有讓泉神而化之人不知力昔龍負圖而大舜登狼銜鈞而后殷昌玄珪錫於夏禹赤伏歸於漢光應運協符希代稱寶未而有窮祥極瑞倣儻瓌異如今之至者矣若玄覓集而不彰則神心不悅鴻業成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掩天休而蓋聖德也臣之罪將何解焉願聽浴人以揚丕烈帝曰往者中宗為代國步微艱天祚我唐大命集於睿宗大聖真皇帝朕畏天將命不敢怠遑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違昆弟公卿之請抑以敬從無為虛美重朕不德也羣臣遊聖蕩莫能名約乎舊史敢頌成

績辭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天祚聖兮唐惟舊邦
其命維新再受命兮帝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
兮黃龍晝見攀天而上九五象兮帝適于野紫雲
之下求必在今地寢于堂變龍有光觀者駭兮天
迹童謠木連著立總神異兮空鍾化穴編鹿赤魚
何詭異兮上天無聲託類附形覺悟人兮聖皇齊
粟在得戒失昭事神兮瞻瞻潞老樂我王道
愛舊宮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據無窮兮

韓愈伯夷叔齊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
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

篤而自明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
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
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
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
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
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
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
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
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

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明知明也今世之所謂
上者一凡人譽之則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以
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
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
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
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宋王旦祀汾陰壇頌

祥符紀號之二載岱宗展采
之間歲滿守臣狀輿人之誦

以為坤靈所宅實惟郊上方冊具存粵在境內屬
紹休於聖緒請備禮以親祠皇上覽奏謙讓不許
侍臣進而僉曰泰嶽建封汾壤闕祀有所未答也
外庭聞其事率籲者萬計露章抗其辭悃悃而三
上臣誠難奪帝俞乃下羲仲涓日伯夷奏儀歲二
月乘時龍備法駕奉祕檢陟廣時格殊尤之貫通
於神明成曠絕之禮合若符契執允恭克讓之道
形推功歸美之旨凝嚴單恩闡郁郁之文純至奉
先盡烝烝之性飄然鸞鳳之跡形于金石之刊四
三墳五六典揭日月薄雲天昭示方來高邁前古
乃詔宰臣旦曰汝相臣禮實總攸司亦宜昌言以
志純錫臣周爰事實對揚王休謹再拜稽首而言

曰粵以坤靈定位秉陰成德侔天洪覆博厚蘊於
 化光載物無私翕忽章於神變其正也一其動也
 剛將發社於沉潛必炳靈於彤蜺惟陰陽之不測
 在動植以攸依瞻惟冀方奠厥中域水土深厚風
 俗勤儉敷紛沃衍盡闢於汚萊豐實敦朴有同於
 淳古載觀舊志參校前聞軒後之祝方丘實惟其
 地虞舜之都蒲坂綽有遺風直大昂之南街距諸
 綸之半含原隰相屬瀾迤而龍鱗堆阜孤標岫吻
 而雲矗書載媯汭在其境詩歌韓奕亘其右靈掌
 標於巨嶽素汾合於洪河逸勢奔趨迅湍激射綿
 億載而隆起無流壤之微潰堅如注於碣石危若
 冠於靈山廣袤屈盤崢嶸巖異宛同天造允謂神
 區以因地之宜為祈祀之所必有主宰以定攸居
 欽若大猷歷選列辟辯方正位懋建於皇極依神
 設教陰鳴於下民意在奉母儀禱年穀而已漢元
 鼎中始建嚴祠式新明制從馬談寬舒之議屢崇
 於誌祀唐開元際克甄墜典踐修厥猷猷覽張說蕭
 嵩之言亟興於逸禮物無疵厲歲臻豐懋蓋俯鄰
 於畿甸或因事於巡遊時奉瘞瘞易如尚茲湮廢
 闕其靈應暨居温洛及宅浹郊通困屢遷限於重

咀歷代而下方屬弄兵千里而遙豈逞錯事王澤
 竭而頌聲寢爨倫歎而舊章缺不天大律曠世盛
 節日不暇給安可輕議且禮樂重事豈淪胥以下
 及聖明利見故授之以泰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
 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運斗極綏天保三靈改卜
 撫飛龍之運四征不庭革猛虎之政惟睿作聖臨
 下有赫詘誥欣戴序章皇靈揖讓開階允歸天授
 集人勲而成王業也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大明廣孝皇帝席羅圖躋大寶麾旄致討下特
 險之邦執契居尊洽同文之化帝德廣運神武不
 殺體元立制將聖多能適駿緝熙洵齊教敏敷至
 治而致承平也今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
 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自儲兩陟元后承天之序象
 日之升協帝膺期續戎御歷五材並用六府允修
 總孳宏綱深思遠馭順乎乾而發大號取諸豫而
 懷永圖務稼勸農保邦固本講兵要計審實取材
 六郡震師五柝薦驅革輅巡省翰垣邊埃自寧兵
 鋒不頓輪臺罷戍上因感悟玉闕謝質有異綏懷
 得用武之善經茂庇民之丕德威靈赫於無外聲
 教殫於有截四方從入萬彙由康作法於涼議事

以制欽明稽古御辨撫圖講禮三雍懸書兩觀囹
園清而刑幾惜鬻墾興而民崇讓三郊吉土有文
王昭事之勤明發上陵極顯宗孺墓之感武有七
德禮備三驅丹浦非樂戰之心形於歌詠天乙有
弛罟之惠垂諸載籍今乃罷去羽獵包以虎皮側
隱之仁溥臻於微類好生之德上合於旻天玄化
滂流皇風載遶頌豔斯感人神以和順風之拜未
施飛昂之靈下告寶符錫祚昭授義畀姁之瑞玉
牒登封有踰周軼漢之盛介夫純嘏延及羣氓和
以天倪納于軌則幾一變之至道妙萬物以爲言
休大庭宵姑射宅心道秘研幾繫表前宣室之席
未遑於顧問挽襄城之駕靡事於巡功無何西土
之人周行之士鳧趨麇至不謀而同辭筮短龜長
協從而迪吉克符天誘始定時邁下沛然之詔慰
後予之情方澤致恭爲人而祈福近臣祇命先期
而戒事靡干民力咸給縣官事酌時中禮惟聖擇
徽備物有條而不紊博士議郎置絕而已定昭告
上帝親享大宮越獻歲履端之初屬適人布令之
月皇輿夙駕天罩前驅耀國容增儀衛導寶錄遵
皇衢却咸夏之音御蒲塞之饌故靡從於游豫祇

靜專於祀事透迤式道星列而天行戾止周廬淵
渟而嶽鎮弭芝蓋達蒲津戒官師飭法從九官列
序冠冕燁於清途七華騰裝羽旄蔽於朝旭翠蚪
奕奕齊輅遲遲俯頌祇之庭臨逆登之館恍惚杳
冥之際將事神交壇蚺夔獲之中式資齋默辛酉
饗后土地祇於泰圻奉天書於左次嚴二聖以配
焉秉鎮圭紆皇組實犧象奠琮幣體薦黃犢藉用
白茅壇三成而庶品陳樂八變而柔祇出正辭以
達其志祉瘞以終其禮織羅不動瑞命沓臻協氣
橫流歡聲沸渭能事畢舉何止禴祭之恭應臚傳
之速卽時移綵仗款廟貌展儀省祀徽冊旣藏登
歌申獻粹容如在秩秩而中節莘莘而有踐少留
清蹕周覽平臯吐金景以敲浮雲式觀寶氣橫素
波而鳴簫鼓詎敦歡游翊日卽法官坐黼帳振振
麟趾之族師師鷺序之行懸軒四千品鞮譯之酋
拱于著勾陳之衛嚴於外禮申同瑁肆覲于羣后
澤被蓼蕭大賚於四海資生仰化罄圖效祉觀民
設教命市納賈俗無非辟器不苦瘞化行比屋有
可封之民會盛塗山無後至之國若薰風之復起
訝絳光之再燭倉黔無受俯儲侍有備咸歌乎及

梯回衡均慶浹壤流恩舉合飲之文不遺於黃耇
需有差之賜下及於門欄井列寒泉地涌神漢載
紆及顧易以嘉稱望祀于海增峻其嚴壇允猶翁
河戴循於戒典金華作鎮紫氣臨關巨靈之蹤
慕玄元之教和風習習膏澤祁祁既呈瑞於豐年
亦清塵於夷路宵分載止星言靡滯良田膺膺有
多稔之謠束帛箋箋洽丞髦之詠由分陝之地出
二嶠之間六轡如琴觀衿帶之險九旂齊軌造圖
書之淵順陽春考王制舉周醜陳洛山園在望
夙夜永懷警效如聞馨香達躬脂澤感霜露歷山
川之奇秀美聖賢之遺懿誕敷鴻藻窮三變之源
高揭璇題紀一時之異或熙載而有作或倬彼以
成章並鏤貞珉垂為世範六飛回軫萬國歡迎咸
發詠於載歸悉蒙休而安念歸格用特觀盥之儀
斯畢飲至舍爵醕勞之典遂行命酌衢樽均歡魚
藻取需干之象溥洽示慈成樂只之儀維歌既醉
煌煌馬穆穆焉總帝者之上儀盡天下之壯觀者
也粵自天啓巨宋運鍾累洽火辰耀玉燭調十政
齊六府正躬操絕瑞寔表於鑒觀爰議升中已申
於昭答至如成富有之業流餘羨之慶資仁育宣

政本綿寓混一庶物流衍不愛其實可以侔資得
一以寧自茲而始徇東征西怨之請有暴衣露蓋
之行靡憚于勤用申其報與其無謂而樂巡狩數
出以露威靈者矣矧乃祗肅精明內盡於志吉蠲
滌濯外盡其物罄文命致美之意放仲尼與祭之
言不於其身抑損以寧儉若奉於祀誠飭以期豐
雖翕闢含章至靜而為體然玄通報免應變以無
方臧事之辰薦鬯之夕貫天德水迥變於登瀛麗
漢卿雲薦騰於縹緲青素之文符合逸材之獸馴
擾九莖挺秀合穎效祥充溢於冊書駢秀於奏牒
豈止獲乘矢集神爵而已哉若非惟德緊物至誠
感神又安得冒遠而貢奉景靈如期而克舉大事
不疾而速不肅而成如是者也若夫秩小大之神
訓上下之則騰茂實揚洪輝禮莫重於登雲岱疑
魏雎對越兩儀茂膺繁祉恢世教奉夫經孝莫大
乎繼其志述其事肆予時夏休有烈光非大信有
乎何以盡明察之義非要道溥被何以極顯揚之
典洽百禮以昭其德陳萬舞以象其功崇一術而
衆美隨陳一事而十倫具於乎惠可底行祭則受
福兆民允殖百祿是遵徽烈首於百王鴻禧垂於

萬葉而又穆清疑覽乾鞏勞謙煥發天文昭昭而
諭旨寅威寶命業業以持盈有嚴有翼而永英聲
雖休勿休而彰健德體道簡易大明終始固丕基
於積厚延景鑠於無疆法坤元之永貞若韶樂之
盡善者矣臣徒幸丁辰素非達禮聞經疑奧游夏
何以措詞臨事講求房魏恧其不逮殊無風采密
侍帝暉適觀厥成拜命之辱談天罔極游聖難名
祇奉五壇幸覩黃雲之覆繼揚二雅終媿清風之
作其辭曰巖巖岱宗明明乾健煥燎上騰雲封斯
建高睢颯吻厚德攸依平琮致告育穀是祈垂象
蓋高含章光大以察以明地天交泰聖祖烈烈大
勲斯在神宗穆穆令聞不已以妥以侑夙夜恭止
式嚴郊上肅奉靈文率禮明具祇薦茲芬四隩來
同羣靈胥洎惟孝奉先惟聖克祀馨烈有融儀形
大備神之聽之肅然格思昭其絕瑞報以鴻禧羣
生咸遂百祿攸宜伊至誠兮虛標前訓豈洞酌兮
專美聲詩禮無違者道盡於斯既享以誠亦輔其
德允協永貞式揚盛則九壤謐寧百昌滋殖教化
恢兮丕昭聖職仁壽躋兮咸知帝力繹思粹精流
謙中吳垓北無垠出坤珍兮億萬斯年保民極兮

贊

漢司馬遷贊十二章

五帝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

夏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

商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德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

周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報洛邑不祀

秦 維秦之先伯益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旋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六國紛擾

始皇帝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鏡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毒

楚項羽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

漢高帝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奮發蜀漢還定三秦誅藉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古道聿興

呂太后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罪不罄茲

文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閔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

景帝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

今上皇帝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既建封禪爰改正朔易厥服色主靈

不濯

王世貞趙衰贊

有序晉文公為三軍擇師以謀於趙衰衰曰卻穀可悅禮樂而敦詩

書於是使卻穀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其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寔匪匹擇帥以將誰能喻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疎後之卻穀儼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泯於較勢專於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焯也衰實培之歟卻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卻亾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

氏亡迫其終也又併晉而亾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其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卻穀毋論鮑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為替曰造父佐周俾熾厥後廼生子遺亾人是友既匡亾人以反晉轅曰子餘勛大夫于原惟楚不共侯命擯之惟原大夫侯詢任之曰有卻穀能實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利晉土遑恤其它彼趙與卻長為夾輔諸其敗者交軌以惡六卿為三三卿為國雖則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敢告丞公

王世貞漢壽亭關壯繆侯贊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

許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行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愆精誠所爵金石矢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又嗚呼慕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吭於前

而不虞姦於掖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閔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其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王世貞刑部左侍郎暴昭贊 贊曰於赫秋官有侯事告侯漕六師無絕甬道斷舌餘聲壯心猶跳

王世貞刑部侍郎張昺贊 贊曰忠矣張公殉國以密謀既泄大事以傾公平奚媿英誼千春鄙哉李吏乃獸乃禽

王世貞參大將軍事高魏贊 贊曰高既宏識會亦飛箭妖鵬垂凶嶠海終踐訪魏雖厓狗隱曷變

論 論 飛箭妖鵬垂凶嶠海終踐訪魏雖厓狗隱曷變

司馬遷六家論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扶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喪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

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斷飲土簋歛土錡糲梁之食蒸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尊也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壹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于名特人失情故曰使人險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低不夫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生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

故曰聖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欸欸言不聽奸迺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因天下何由哉

晉裴頠崇有論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

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源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謂體所謂有也所謂情也識智既授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眾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力

於任而享其勞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明危害萌矣故欲行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與亂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手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性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飭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抑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貶蓋一唱

百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早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裸程言笑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令人釋然自夷合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老子云有生於無以虛爲立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夫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借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匿之釁與懷未以亡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今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交流遁之既過反澄正於胞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

山西通志 卷之二十九
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象非無為之所能修也
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為無也
匠非器也然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
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欲隕高
壖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
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文

唐狄仁傑告西楚霸王文

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

王項君將校等其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
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
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
而齒劔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
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
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
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
遊澤國蕭聚水鄉矜扛鼎之維逞拔山之力莫測
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閔中之翼竟
垂埃下之趨蓋實有於人事是焉有屬於天亡雖

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晟監豈不惜哉
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
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
臺室使蕙幃銷盡羽帳烟君宜速遷勿為人患

元揭傒斯撰靳孝子文

河東有純孝之士曰靳昂字克昌居曲沃同知晉寧

路總管府事贈亞中大夫懷慶路輕車都尉追封
西河郡侯用之孫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封西河郡侯德淵之子今奎章閣承制學士
榮之弟也生九月而喪其父六歲知學母王氏節
衣食賣釵馴聘名師以教之長通六經有少未解
思之弗得夜以繼日諸疏議皆可默誦而不喜為
文章然落筆既就作者不能及及其兄奉母以官
于朝迺至京師有勸之仕則曰余之至京師也以
母與兄之故且京師者天下賢士之歸也萬一有
見聞之益遑知其他故其居京師也自溫清定省
之餘雖飯食坐臥必置書冊其前又有誦之者曰
大丈夫生世不乘時樹功業取將相以揚名顯親
何乃齷齪守此蠹魚耶曰人莫親于父母昆弟性
情非難見也其好惡非難知也吾日夜兢兢求以

事之時有弗盡况事君乎聖賢之言載在方冊家承祖父之業具有其書吾日夜求以明之時有弗得况治人乎古之人四十而仕良有以也且子視吾所謂樹功立業為其人也為非其人耶吾又安能病已從人貽母兄之羞也閉門讀書如故天歷天元春三月十有五日母王氏卒與兄護喪還河東過平定之平潭雷雨驟至坐車上伏柩呼天長號兄及路人皆呼使下暴水且至曰吾下柩母喪何有頃水果大至遂漂沒而死水退得柩三里之外得昂屍五十里之外君子曰斬氏其不没乎兄生而弟死均謂孝也非兄之生無以承祭非弟之死無以明必死之義死生雖異皆孝也而昂難矣後十年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沙剌班聞而感焉告諸天子天子以為孝命翰林待制臣侯斯文其事于碑以為世勸也臣侯斯曰夫孝者百行之首萬化之原也治天者有有加于孝乎自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澤既者矣有假親之喪以避禍之怨以至於弑父與君者難躬蹈水火而死乎孝哉

况肯不忍其親君之氏之子孝哉斬氏之

子天下有愧于斬氏者多矣抑非好學之所得乎母得年五十九與祖母賈氏並追封西河郡夫人君三十九葬曲沃先塋娶李氏女一銘曰惟天蒼蒼罔不覆矣惟地茫茫罔不載矣彼斬之子亦孔孝矣孝而不吊誰之咎矣謂天不仁天則有神謂地不智地則有祇以孝而死莫知何期先我者父父既夙喪育我者母母亦長往畏死偷生誠恐何心死從其母甘與俱沉水之方至雷震萬鼓高原大陸忽為水府身在喪車所見惟母可没者身難没者義死見吾母吾亦無愧君則死矣有行卓然譬彼太行峻極于天惟彼天子方以孝理勅贈封碑以著天紀

國朝孫因諭蝗文

予一日行野中見有伐鼓舉烽

則盡田間之老農也得物狀甚怪喙剛而鋸目怒而點或振其股或掀其髯羽翼未成已學飛舞兩腋之下可達一緯余異其狀問於田父田父愀然曰子識今秋飛蝗之狀乎此其子孫而彼其父祖也官命我輩捕之余曰蝗何負於官而見捕乎田父仰天泣涕曰是害吾稻黍者也王法之所不恕

始吾小人謂為瑞物也炷香而祝其來既來矣則田毛山髮化為黃埃然後知其為災初以為祥後以為殃昔恨其來暮今懼其不去吾小人惟無知故若此觀子之貌類學古者乃亦憤然何哉吾小人記為兒時從村市一老生學授我一書我失記名而記其畧曰某食苗心也某食苗節某食苗根若葉者又曰吏侵牟生蝨乞貸生蠶冥冥犯法生螟賊虐無辜生蠹然白垂髻至戴曰未識其形色也今雖識之反不願識矣余曰能盡去乎曰不能然則吾為若諭之使去可乎曰幸甚恐不可諭耳余曰金石無情可動以誠昆蟲無知可格以理蝗能為害以能聽吾誠矣試掇魁傑者數輩置于前詰之曰使汝害稼天欺人欺惟天惠民必不使爾為吾民痛也苟官吏招汝則民何辜且食民天也汝啖民之天以克其體膚天將汝誅矣速去無久居頃之若有昂首揚目趨趨而股鳴者聽之若曰今為害者獨我乎牟人之利以壓已之欲者非蝗乎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非蝗乎利口而邦之覆磨牙而民之毒者非蝗乎故窮其饕餮虞之蝗也黃羿瘡浞夏之蝗也受辛億萬商之蝗也蹶橐

家伯仲無槩子周之蝗也齊豹庶其牟夷黑股春秋之蝗也儀衍申韓揚墨列惠列國之蝗也鞅隹斯高剪耶翳欣蝗于秦者也酷吏游俠外戚佞宦蝗於夷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笑也自漢而下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碩民日益瘠雖唐之貞觀開元間號多樂歲蝗未熄也嗚呼其為害三千餘年矣踽踽躍躍寔繁有徒去之復生芟之愈甚其庸有既乎必有良史持書屢書而奚獨罪予且夫節按常程無非急征鬻獄賣判價隨輕重外託公計內為己贏若急征鬻獄賣判價隨輕重外帛峙如山獄爭飽苞首道途盤錯一筵之費或至千索咀爵已竭未壓溪壑不稼不穡取禾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大昕會朝崇朝退食水珍陸羞映然照巾幕是中其誰羔羊正直乘馬從徒呵哄塞衢鳴玉曳履鏘步瓊趨明旦封事問之則無月縻都內錢日廩大倉粟輔郡致醇禮京府飭居屋休問坎伐檀不論鼎覆餗若足者不謂之蝗可乎屯雲百萬老弱相半問其所工鍼鞞鳧毳負米已喘執卷已汗褰衣麗糲市塵喜愉私第一占終身晏知食粟而已惡知其餘此冗兵之為蝗也官

如傳舍施及子孫所在朋曹蟄蟄詵詵舞文冒賄
齧吾本根幸而黑涅復為官軍此吏胥之為蝗也
傑閣廣殿金鑊炳煙土偶蒙味牆壁湧鈿黔首無
知禍福驅煽此夷鬼之為蝗也節察防團遙刺等
官本待有功豈為備員養安以逸坐靡厚秩率民
戶百不能供一賊吏斥歸更得廩祠豈念祠廩亦
民膏脂推此以往其他可知貴介姻族仍及僮僕
倚勢逞豪飛食人肉鼓吻弄翼道路以目凡此皆
人其形而蝗淫浮之妓曳縞之商綦組之女徒倚市
情田之子假飭衣冠之士瑣瑣碌碌者尚不與此然
則豐年富歲常有數十百億為飛蝗在天下斷人
骨隨豈待食稻黍而已况害稼者有時害民者無
期害稼者遇循吏如魯中牟則不入境今聖天
子齋居潔調至誠動天我雖無知將率我族類而
遠遷矣然我輩雖去斯民終未得晏然也使若屬
未殄天下寧有豐年予聞其語以自
省且俾觀風者述以為有位傲焉

趙九思讀書文

昔周茂叔總草不除曰與自家意
思一般學者值載陽之遲遲而遊

心典籍則理趣油然山光水色鳥語花香耳觸目
遇自然真機煥發此心之惺惺不昧誠與臆草之
欣欣向榮者相為滋培相為長養則心境開朗收
天下春而歸之已洵可樂也若夫蹉跎事業流連
光景或與燕朋僻友尋山水勝為踏青遊吾恐韶
華易老青春不再茅塞乃心憂懼交集是小人長
戚戚者耳何樂之與有戒之哉昔陶靖節性嗜
學即盛暑不輟倦則高臥北牕自謂羲皇上人竟
聞道學守氣節迄今高之夫炎帝當權祝融司候
農夫有鋤禾當午之苦商旅有苦熱之行其他暑
雨之咨何限惟士寓清廠之齋與聖賢對琴書圖
史吟詠自如洵可樂也乃或玩時愒日為沉李浮
瓜會甘晝寢逸志氣昏惰於道無聞夫不農不商
且不讀真天地間一蠹也何以名曰儒亦何能尋
孔顏樂處戒之哉昔韓昌黎勸符讀書城南語
中有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
可卷舒亦以清秋夜涼可惜陰繼晷也學者值此
清秋感蟋蟀之鳴勵及時之學觀明月之光瑩而
憶廣寒之勝仰霜天之高碧而奮凌霄之思泰宇
清虛洵可樂也不則年與時馳意與歲去渥然丹

者為槁木黔然黑者為星星事業無成祇與紛紛
 自舞之葉共萎蕭于塵塗悲哉秋也何嗟及矣戒
 之哉昔邵康節冬日讀書盛寒不圍爐潛心于
 易觀梅而明數卒悟先天之學夫梅何以明數而
 見天地心蓋隆冬諸陽消剥已盡造化幾乎息矣
 然生生者未嘗息也乃於梅花乎見之學者察此
 存其幾希自強不息功奮三餘博綜今古識探玄
 微吾見翁聚發散措之事業卓有可觀此閉藏而
 息胎造化在我洵可樂也使其荒心廢學飲甘
 嚙肥日耽紅爐為煖寒具譚清煮雪與世無補非
 吾所謂樂也戒之哉

裴宇警惰文

丹府之靈天君之尊有客乘主冥然
 若昏茲客伊何厥名維情持行不臧
 漸至作禍主人初不察而與狎既知其非而謝過
 乃為辭以警之曰維天之運秉乎至健人受以生
 流通無間吾之靜虛上帝儼然斡旋百為精意俱
 全自爾爾容之來也晨發而晏起未暮而求倦冬寒
 而便溫夏煖而遊燕依依乎耽樂之從頽頽乎無
 一自至之善遂使吾志慮不爽聰明日眩舉止庸

方言語可厭事業無所與就前哲為之徒羨悲日
 月其既邁願與客共仕面言既主人遂塞邪竇之
 徑築防意之城凝神寸地屏逐明從欲銳志乎聖
 賢期不負乎令名客猶屏息而至伺隙而入欲交
 戰以取勝乃潛述其所益意曰吾與子居非有強
 也子利于吾有裨汝身耳方子之始急于學也窮
 方以攻治刻意以研磨耳無停披寸陰無虛過始
 搖精而奪神幾損氣而成疴吾投之逸以休其性
 而養其身及子之登名于仕也感至德于知遇遂
 致身于聖明退思無息慮進思無隱誠時危言以
 危行惟重國而自輕吾為子懼欲安其命而樂其
 生今子奮然絕我是聽過正之論而疎切身之謀
 也主人應之曰客以予為真不知是耶我生于世
 必有所為志士耻與物而同化哲人欲垂久而不
 移審若客言其不為小人之歸者幾希客之儔匹
 我知其實始也雖微終亦不一其大者曰慾客沉
 溺于中肆情無極從橫往來惟安是趨其次者曰
 暴客果於自是居之不疑長傲遂過至德日墮又
 其次者曰懦客氣無所帥遠無所稽庸庸碌碌懦
 焉自靡惟茲三客皆惰者流惟爾永訣勿我久讐

如其不然不汝少優吾將以敬慎為利刃以憂勤為良藥以日新為藩衛以徙義為斧鉞禦汝如寇破之若脫斥置于千里之外不復繫吝于姑息之說于是邪說退聽霧釋風旋主人振志金石惟堅炳炳烈烈若或喚醒者然

狀

唐陸贄收河中請罷兵狀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

收河中事狀兼令臣商量湏作何處置令欽湊奏來者克梗殲盪閔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湏處置大畧已附欽湊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熒祈死吳尅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諛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克醜覆三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就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

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蓄憾而隘于含容或以丞勝而輕于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馬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三翰而盜京邑鑿輅為之再駕行宮至于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于一城邦國之扞捍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絕者屢矣勢之危窮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翁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擊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于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識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勤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之稔慝知烝黎困極之與怨知上下鬱堙之



德音渙

然與之更始所在宜敷之際聞者莫不流涕雖或
克獲匪人亦必爲之獻欬誠之動物乃至斯懷
梟鳴以好音消殺疹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
歸心假王叛渙之大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
將一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于室家屯戍
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得澤將竭而重需君臣已絕
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
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
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聖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
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云又
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俞也請復循其
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而未同忿姦慝之靡格于
易代不庭陛下駐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于
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祖
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
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
籌歛周於萬類微徭稅于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甚
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
瘳所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昌亂泚戎構災豺豕
整居於禁閭俟偷澤肉于馳道河朔開罪之衆布

布路而歸宗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
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
所不爲旣而悅紘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
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
芥望風欵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
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
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
予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
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
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
是則好生以及人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
乃自安之術濟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
及今未之有焉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
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
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
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
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
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于撫馭之失修近以
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唯干戈省厥躬又曰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于
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
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
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
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
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昨以困于杼軸而思變士
卒以憚于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
不率闔境惟殃一境不率普天致擾兵挈禍結變
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
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邦內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
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
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
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而合符頃以東北孽徒
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遂泚誘
姦乘輿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
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
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
征代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
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

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
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于深心密議
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
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
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
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
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
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
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詐脇
其同惡之徒間說于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
之時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
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
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
故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
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憫憂同者
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
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
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
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
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

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
 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
 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敷則不懷
 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
 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
 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
 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
 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
 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
 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
 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王國以懷光之竊保未
 幾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眾慝警心之日羣生改
 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
 物情布極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
 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
 惟新蠲貸疲疢休罷戰士符徃歲息兵之令以彰
 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
 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
 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脇從同惡者

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叛焉凡在
 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
 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
 戰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
 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謂敢
 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
 也相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
 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
 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
 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
 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
 奪美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
 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
 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
 復興戎役瀆威而篋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
 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
 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
 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
 瞽不疑所行論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
 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宋范祖禹封還解鹽專置使狀

準中書省錄黃尚書省到白劄子勘

會陝西制置解鹽司元專設官總領後來方令轉運使一員兼管是致職務不專有害抄法契勘茶事司河北糴使司已罷轉運司兼領七月八日得畫三省同奉聖旨依舊差官專克制置解鹽使更不令轉運使副兼領者右臣伏見仁宗慶曆中以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行禁推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請變鹽法至八年乃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盡革宗傑之弊諫入亦增祥初建議當時論者爭以為非而韓琦包拯等皆以祥法為便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陝西轉運使及李三代祥官課遂損嘉祐中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祥之鹽法至今稱之及祥卒薛向繼其後祥與向皆號為能言利豐財之臣然皆提轉兼領祥之再使雖嘗專領後卒歸之轉運使由此觀之鹽事修舉在于得人不在置使也今誠得如祥向者而主之亦何必專若不得人雖專無益自仁宗嘉祐以來不置此使已數十年今一旦復之設官置使別為一司公私先已有勞費權輕則不

足以勤州縣重則是又增一監司州縣承稟不無煩擾又提轉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此人情之常也神宗熙寧中留意馬政置監收使數年而罷又置提舉常平司官陛下即位而罷蓋監司之外又置使則為冗長事理不安故不能久且治道貴於簡便綱領尤不欲衆多也東西海鹽不為不多然提刑司亦兼鹽事解池鹽在陝西轉運司止一事爾若須置使則東南鹽亦當設官矣若每事專設官則轉運司遂無所用尚何以主錢穀為職哉茶事司本起於李祀劉佐陸師閔之徒征利而為之議者皆以為非朝廷以熙河邊用不得已而存之此不足為法也夫解鹽利害非臣所知止以祖宗之舊及事理言之恐不必專設官今陝西有都轉運使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皆可以隨資序用人若選擇知鹽事者一人為監司使之兼領亦豈敢不舉職若再轉運司於抄法有害則提刑司兼領亦范祥故事雖增監司一員有愈於別置使之煩也古者利不百不變常朝廷方欲省官惜費苟無大利害則不若且如其故便臣愚切謂作事謀始所宜慎重故未敢

行不伏堊聖慈更與大臣
詳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



山西通志卷之二十九終

